LIBRARY
JUL 26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DS
754
.4
L36A25
1932
v.6

鹿洲初集卷十二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魯之評

說

福建全省總圖說

宇內東南諸省皆濱海形勢之雄（突兀）以閩爲最（老勁）上撐江逝下控百粵西踞萬山東拊諸彝固中原一大屏翰也（一路）自浙入閩以仙霞關爲孔道由浦城泛舟下建寧

過延平抵福州水口皆崇山狹流亂石布水面急灘險絶篙師失手鐵船亦碎（奇險）自浙東海岸溫州入閩由（一路）福寧州寧德羅源連江至省城（奇險）皆羊腸鳥道盤紆陡峻日行高嶺雲霧中登天入淵上下循環古稱蜀道無以過也（又一路分為三路）自江西入閩一由河口踰崇安過武夷山下泛建陽會于建寧一由五虎杉關踰光澤下邵武（此第三路中又分三路）過順昌會于延平一由瑞金踰汀州泛清流下九龍灘如高屋建瓴從山巔跌船下幽谷奇險甲於天下（奇險）其欲避九龍灘則走將樂與建邵二溪相類皆會延

平由汀州陸路至漳州必經上杭永定嶺高徑危與（奇險）
福寧道上相彷彿可由漳州同安泉州興化抵省城
（又是一路）自廣東入閩由分水關過詔安漳浦從漳泉興化一
路直達省城雖不通河棹又有坡嶺弗利輪轅然閩
地坦夷僅此途千里而已（又是一路）其廣東又有小路由三河
大埔踰石上入上杭水淺舟小滿載不過三四人鞠
躬桎足行者苦之然經連城踰小洶順流下延平徑
達省城仕宦商旅多由焉（海路）自海入閩則上起烽火門
下訖南澳中間閩安海壇金門厦門銅山無處不可

九州郡位置清楚山海亦分

入也全閩九郡一州以福州爲省城興泉漳在其南

明

爲下四府福寧州在其東北皆濱於海汀州在其西延建邵在其北爲上四府皆處深山臺灣一府又在大海千里中全省東南之保障也山則高峰萬疊俯

總論山溪大海氣象非常

泰岱若培塿溪則自關源泉不肯受鄰省涓滴而汀州餘流尚以分潤潮粵是以其人亦剛方倔強好大喜功蓋山川之氣然耳大海汪洋萬里無際江浙登萊關東天津視若户庭琉球呂宋蘇祿噶囉吧暹羅安南諸番若兒孫環繞膝下氣象雄壯非他省所可

比倫山多田少農圃不足於供則造物難平之缺憾也所賴舟航及遠逐末者衆邇日南洋禁開海外諸島稍資內地倘臺灣歲歲豐熟則泉漳民食亦可無虞是臺灣一郡不但爲海邦之藩籬且爲邊民之廒倉經理莫安使民番長有樂利九州郡咸蒙其福矣（歸重臺灣亦是理閩要着）沿海要地防維周密提鎮協營重兵亟布但人人皆實心爲國亦不必更爲區畫也（更爲要着）

全閩形勢如指諸掌浙廣江西入閩來路水陸險夷無一處不清清楚楚明晰透亮末段歸到經理

乃是仁人心胸大有關係之文也

貴州全省總圖說

黔爲邦居天下之西南據荊楚上游爲全滇門户羊（突兀雄健）
腸一線東西千里有奇朔南不過三之一輿圖似蜂（一抑）
而小腰當中原一大郡爾貴陽爲省會之區平越一（見黔之可畏）
帶則黔中腹裏往來咽喉之地安順半壁鎖鑰滇南
都勻一隅襟帶西粵思南石阡威寧與巴蜀犬牙相
錯黎平鎭遠思州銅仁接連荊楚沅靖閼蓋四省之
屛藩百蠻之控阨箐崖僻壤屹然與十五國分封並（一揚見黔之可）
峙何其壯也若稽形勢銅巖瀰溪阻其東赤虺蟒山（可恃）

踞其西盤江關嶺控其南西望烏江限其北懸車束馬碎踝穿蹄蜀道之難無以加焉（一揚見黔之險）顧山皆崇岡叠嶂如萬夫林立無挺拔羣倫類五嶽四鎮之槩者水皆懸崖穴地橫恣詰曲如龍蛇狹處僅容獨木舟而深或至十數丈其山川奇險則有餘而正大寬舒之氣則不足造物所限固亦無如何矣（一抑見黔之僻）聞昔人建議欲以湖南川東益此版圖在楚蜀不見少在黔省式廓而大若然則東劃靖沅北劃遵義南劃泗城此爲裒多益寡有心經世者最善之規畫（文勢洶湧洞心駭目）第靖沅去長沙雖遠

距貴陽亦不甚近尚在乎可有可無之閒若遵義泗城宜通宜變則有催乎其不可易者遵義去成都二千餘里距貴陽止百餘里泗城去桂林千餘里距貴陽止二百里長鞭無及腹之技臥榻有他人之雜彼〇〇変〇変〇者〇且〇以〇爲〇更〇張〇非〇便〇矣〇此事權均非利便則何如截長補短使各易撫御之爲得也然此第就黔言黔若統中原而論之短長無非臂指大小總一封域今宇宙恬熙民苗安堵無伏〇無〇限〇深〇情〇中〇藏〇許〇多〇經〇理〇在〇莽乘墉之慮披輿圖而思保乂留心於地瘠民貧焉可也

前幅一抑一揚全圖如繪入後統中原大勢以立論一事權而壯金湯卓乎仁人之言也

貴陽府圖說

府建貴山之南故名貴陽山在城以北二里蜀道所經俗謂之貴人峯環府皆山參差嶪崒靡有正大雄厚作鎮於近其東二里爲銅鼓山常有聲相傳諸葛武侯平蠻時藏銅鼓於巖未敢信西里許爲獅子山明傅友德屯兵將臺故址在焉南二里爲高連與城東六十里之石門皆竦拔自古著名者唐地里志牂牁有高連石門二山即此其他崇岡沓巘難悉數窮箐懸崖處處險隘所謂一夫荷戟萬人趦趄亶不誣

也其大川最著者曰烏江次爲清水江烏江源出水西流經大定黔西入脩文縣繞府北二百里湍流洶悍厥岸有烏江關西境恃以爲固清水江在郡東北百二十里水清深兩崖壁立崎嶇難行乖西巴香諸部負險爲梗明景泰中南和侯方瑛剗爲坦途苗獠由是奪氣牂牁江自漢著名源出府南四十里流經定番州入廣西泗城界府北有水自彝箐遠來入城中曰貫城河下流入于南明河南明源出定番流經郡城下富河濟番諸小水皆入焉北流合烏江入蜀

府西北百二十里有陸廣河當水西驛道明末安邦彥竊踞總督朱燮元駐師破賊處也府屬州縣以貴筑縣爲附郭龍里貴定在其東脩文在其北定番州雄踞于南元人所謂八番歷歷可指西南爲廣順州東北爲開州獨府西止三十里即屬他境未免稍蹙然絕長補短方三百里縣四州三星羅碁布巍然爲十一府領袖亦足稱雄藩矣覽此山川念我民彝深有望於經理者

屈曲頓挫其古全在神氣筋脉與貌古者迥别

漳州府圖說

漳於閩地爲極南負山臨海介閩廣之衝控引番禺（一起見地勢關係）襟喉嶺表唐總章間玉鈐衛將軍陳元光平崖山寇及諸蠻開屯漳水之北疏請建州漳州之名自此始（古郡治）開元四年光子珦以地多瘴癘徙州治於李澳川卽今漳浦縣治德宗中徙龍溪乃爲今漳州府（明晰）南界潮州北接延平延袤八百里西距汀州地東連泉州入海亦五百餘里在海者倍焉屬邑有十附郭曰龍溪直南百里屛梁山九十九峰環鹿溪九十九曲者爲

漳浦東南五十里扼溪海之吭者爲海澄西四十里當郡右翼者爲南靖東北三十七里當郡城左輔者爲長泰又西三百一十里爲龍巖西北三百二十里爲漳平西南二百有五里爲平和極北四百里介巖平之間者爲寧洋四邑皆在萬山中極南二百五十里爲詔安則境連百粵矣（十邑位置遠近俱各瞭然）其山則有九龍天寶梁山竈山太武大帽歐寮良岡天宮天柱九仙碧靈大峰九牙九侯金鳳之屬不可悉數（山總一筆）其川之入海者十有一（川入海最要故詳言之）附郡曰西溪北溪西溪自平和南靖合流蜿蜒繞

郡治出鎮門爲福河與北溪會北溪源出延汀界合寧洋龍巖漳平之水下華峰注漫潭併長泰南出柳營江與西溪合爲三乂河遂東爲錦江[illegible]二洲間之支爲三港其洲曰許茂曰烏礁其夾以許茂烏礁者爲中港烏礁之南夾以石碼海澄者爲南港（港道分明）許茂之北夾以玉洲者爲北港經白石青礁石美東與中南二港合納南溪浮宮之水入于海南溪在郡南四十里合漳浦巖前溪南靖馬坪之水出横口過龍井（要口）至浮宮入于海是三溪合流其出皆廈門也漳浦鹿

溪合平和五寨南靖龍嶺崎溪之水繞邑城而東過舊鎮入于海其出則陸鼇也自西林出者爲西林溪合平和河上之流南過雲霄鎮納梁山以南諸水入于海即古所謂漳江其出則銅山也浦邑之東有江曰鴻儒納臺山佛潭橋之水出井尾白石入于海其出則鎮海也平和之水其自西出者曰河頭溪南流合蘆溪由赤石巖出三河壩從潮州入海其自南出者曰徐坑溪雙溪會于大溪過詔安爲東溪入海詔安走馬溪出五都由銅山大京門入海大陂溪繞梅

洲經漸山由懸鐘北港門入海港頭溪經平寨至象頭入海其海中島嶼可名者四十有奇在海澄者曰浯嶼曰丹霞曰荆曰梁曰嵩曰長曰圭在漳浦者曰竹嶼曰魚腸曰石城曰將軍曰大桑小桑曰大澈小澈曰鴻儒曰連集曰東鎮南鎮曰橫曰菜曰雙洲門曰烏石平山大甘山小甘山曰東門嶼曰鐵釘嶼曰雞心曰五嶼在詔安者曰虎仔曰南村曰犬眠曰崎曰內外嶼曰七洲嶼七洲者蛤洲獺洲敏洲紅洲臥崗洲陳洲蛇洲也又有黃芒山青嶼臘嶼洋嶼則在

島嶼詳晰

詔屬南澚者也其屹然于大海之間爲東南巨鎮者

（沿海要緊大島嶼）

自厦門而下則有鎮海陸鼇古雷銅山懸鐘下迄南

澚周環羅列而藩籬固焉大抵漳州之地大山大海

（極易治而不可忽）

幅員雄壯士敦氣節女尚貞烈被服于禮教信義爲

天南第一名州苟或馭失其道則鹿挺登山蠭騰入

海強悍好勝未易安集富而敎之斯其時矣統計十

（山多田少最宜仁）

邑陸地爲山者十之七爲田園城郭廬舍者十之三

人多地狹豐年猶苦不贍故每仰給吳越惠潮臺灣

之米資海運以無憂撫摩噢咻蓋其難也漳平龍巖

之間深山容箐數百里人跡罕到奸民往往嘯聚邇者陳首魁陳五顯前後招納亡命皆在此間非得重兵鎮之未易永絕根苗爾平和南靖亦多深山民剽悍樂鬬睚眦相加即操戈動衆以敢殺爲榮又每穿窬攘奪姦宄成風離縣既遠吏亦難治前議者欲于山中設捕盜同知兼戢數縣良亦甚當第其議未行俗難猝革漳浦盜賊多出南靖之車田平和之三角徑車田去靖邑最遠往返四日不服靖治距浦邑不過十五里又以非在疆域之内不得而治是以一方

岩平要害

此議似不可少

漳浦要害

之民家屠牛畜户抗官租專爲盜賊毒流遠近前靖令劉君宗業議割車田十五保歸浦以清盜源（此議尤爲要緊）浦令惡其爲藏垢納污之所未免畏盜案參罰有狃于便安之見堅意不納坐失事機今不幸劉君捐館車田終無寧靜之日也三角徑距平和往返亦須四日離浦邑僅三十里近者既非其屬無所顧忌遠者鞭長不及殺越人於貨暋不畏死非其天性習俗之固然亦未聞法令之過也誠得留心民瘼之君子割遠就（不可緩須臾者）近不過數年盜源永清三邑皆受其利詔安烏山九

侯之東有橡林山焉廣遠深險巃嵸盤礴多石屋可爲巢穴俗稱十八洞者明末爲患數矣今姦慝遁居作逋逃藪實爲南詔要害設守備彈壓之亦不可少（詔安要害）此全漳形勝之大槩也一州之地以龍溪爲元首長泰南靖漳平其肩背也漳浦海澄其腹心肺腑也平和詔安龍巖寧洋其四肢手足也方今海晏河清無伏莽乘墉之患如人安坐於家中大疾不作肢體便利惟有時其飲食無致饑渴時其衣服無傷寒暑時（比喻極切是在司牧者加意耳）其沐浴無俾垢穢將不久而自肥何必借重於葠苓

藥石哉渾身皆是肉無處可容錐刀是所望於調養者（危言切論）

全郡形勢瞭然要害經理亦俱周到而專曰三角徑尤爲地方第一要緊後必有舉而行之者責戍司牧噢咻調養自是仁人之言

瓊州府圖説

瓊郡周環皆海也屹立萬里汪洋中爲全粤西南之保障内則萬峯峻拔黎母五指山儼若天柱外則十三州縣星羅匝布廣袤千有餘里上拱神京下俯諸

果然雄壯足爲海外屏藩

夷占城眞臘交趾直可以足蹴之形勢之雄中原未有也郡北十里爲海口渡海六十里爲徐聞距廣東省城一千七百里附郭曰瓊山居海外全島之極北

四隅位置方正整齊

崖州居島之極南東陲萬州西陲儋州實分四隅而

分路清楚

峙焉由瓊山東行八十里爲定安百六十里爲文昌

二百九十里爲會同三百五十里爲樂會四百七十
里爲萬州五百八十里爲陵水一千一百一十里爲
詳細
崖州此瓊島東方諸州縣惟定安爲腹裏其餘皆濵
海也由瓊山西行六十里爲澄邁二百三十里爲臨
高三百七十里爲儋州六百五十里爲昌化九百里
爲感恩一千一百里爲崖州此瓊島西方諸州縣皆
周到
遵海而西而南者也其海道周環俱通東行由清瀾
頭調懶博敖蓮塘李村諸港五日可至崖州臨川港
西行由東水博鋪洋浦烏泥抱羅諸港六日可至崖

州保平港俱有港汊可以灣泊大抵十三州縣民黎
雜居崗窠舫屋無處無之居近地者爲熟黎供賦役
極忠順居深山者爲生黎又深者爲生岐皆不服王
化舊常出爲民患五指山謂之黎母竟若蠻獠私家
漢人不得過問一隅之地如分秦越非　國家之體
也瓊莞古誌云瓊郡由定安過南閭入光螺崗四日
達崖由白石村過風門嶺三日達萬又自郡城由澄
邁黎中二日至儋州自儋州東踰黎崗二日半至萬
州由是觀之瓊崖相距不遠特黎岐中阻遶途一週

周到　治瓊第一要務　此是　嚴正

是以千里而遥其當開通黎道無疑也曩日五指大
（至當不易）
山人跡罕到不知中間黎峒情形今則採辦木植官
（是亦氣運將通）
吏窮極幽深來往無礙　聖化翔洽遷鬱將開寧復
（之候）
鬼窟視之乎吳會期云自府至沙灣三百里自崖至
羅活三百里俱爲坦途其中未開通處不過二百里
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豈有十三州縣衣冠文物之
（實在可笑）
王民反爲蠻鬼藩衞僅居邊陲之一綫獨虛其中以
（此是要害）
讓黎岐爲聲教不及之地腹心弗治四體雖安欲保
百年無病斷不可得稽古志乘黎獠叛服不常是以

援引衆論見得十字大路最爲要緊不可不開

昔人建議紛紛欲開通中間十字大路非無見也此路一開四通八達黎岐無險可據脫有蠕蠕思動臥榻左右皆爲捉賊立功之人自不得不陰消其桀驁鋌走之氣彈丸黑子所關正甚大耳明韓俊請立州縣屯所撥在外軍民雜處於中引開五指山十字路均通四處往來立甲約束楊理請俟五十月禾熟之際以兵據其收成妨其耕種脅使開路吳會期亦請以兵威削平開通十字大路建置城屯海瑞請設治黎專官招民置軍立里學創縣所諸議非不甚善特

（仁人之心）（建置太早恐其反致生事）

用兵未爲得宜建縣設學分防戍守須待經理之後亦非可驟而致撫之以恩綏之以道以黎招黎俾生化熟潛移默化而不知一二年内此功可成惟有經濟之君子不動聲色而辨之開萬古未開之版圖與舞干格苗同其休烈非見小欲速者所知也

（數語盡之）（此等人最悞事）

全瓊山海大勢十三州縣周環位置遠近情形以及黎中要害經理之要俱已瞭然在目何須聚米畫沙乃可徐議措置哉明白顯易此爲第一

潮州府總圖說

潮爲郡當閩廣之衝上控漳汀下臨百粵右連循贛左瞰汪洋廣袤四五百里冏嶺東第一雄藩也附郭曰海陽爲十一邑領袖潮陽在其南澄海在東南惠來在西南皆海國揭陽普寧爲西南内地大埔在郡北程鄉鎮平平遠在西北饒平在東北五邑皆介萬山中而饒疆亦大半海國焉近海諸邑多平原沃衍宜稼圃佐之以魚鹽謀生較易入山諸邑人稠地狹崇岡大阜種稻黍薯芋如懸崖瀑布尚苦不給多傭

（叙次不煩十一邑方隅山海俱了明白）

（各邑地方情形居民生計瞭如指掌）

力四方則亦末如之何矣由閩入粤以分水關爲要（此言鄉省入來要害）害由贛入潮以平遠入尺爲要害皆坦夷周道戎馬所經由汀入潮以大埔石上爲要害溪險灘高舟行石阻販夫之所往來也若鄧艾入蜀則此途已爲康莊而上杭亦有山徑可達程鄉武平分水凹可達平遠未可以羊腸而忽之自惠州長樂而來則畬坑爲門户（此言本省往來門户）自海豐而來則葵潭爲門户自海豐甲子所而來則龍江覽表居然天塹自海而來則南澳澄海達濠海門神泉鎖鑰固之内溪水道以三河爲要害（此言内河要害）三

河堵截則程大平鎮與郡城聲息不能相通獨由陷隍出畬坑爲山行捷徑耳（此言山中要害）其半途有通判府在羣山中最爲要害縱橫離縣治皆數百里守備空虛倘有宵人伏莽則心腹之疾也（此言大山要害在兩府）揭邑極西有河婆大山深僻爲從來盜賊竄穴礦徒出沒之區（八縣交界處）莫有知其要害者經之則惠潮之樂土（老成）置之實兩郡之隱憂曲突徙薪於斯二者加之意乎（謀國意念深矣）海宇昇平四郊若繡襏襫如雨絃誦之聲相聞富而教之固官斯土者之責夫

全郡大勢了了胸中而出之以經濟之筆遂覺十

一邑地方情形居民生計行軍要害門户苞桑未雨綢繆之處無不瞭如指掌管葛而後未見其人也

海陽縣圖說

郡城北二十里有海陽山縣治所由名也海陽爲附郭首邑跨金山入我城內韓山峙其東塹以大江鎖廣濟湖山屹其西若虎伏築陴高壘爲西南環衛勢稱雄矣由韓山東行五十里過白石嶺爲饒平分疆則入閩孔道也出西南三十里爲萬里橋接揭陽界從此陸行七百里至惠州順流而下三百六十里達省城所謂南路者是也其北一百二十里爲大埔界三河之水出焉西北二百二十里與程鄉犬牙相錯

附郭淸形

各路分界

旱路明白

郡北水程起城下惡溪韓文公驅鱷之處泝三河而（水路明白）
上由程鄉踰岐嶺歷惠州抵省一千五百餘里則所
謂北路者乎城南六十里爲庵埠邇海溢烟火萬家
商賈百貨之所集也過此爲澄海界東南三十里則（庵埠情形）
澄饒之壤犬牙接矣大抵一縣形勢後依山陵前臨水（總言形勢結上起下）
澤南方多平疇沃壤一望無際村落整齊桑麻茂密
北方多崇岡疊嶂澗谷菑畬佐以蕘芻瘠土之民所
嘉耆嚮義耳顧山深地僻莫如豐政一都潘由仲坑（要害）
伯公隘皆要害明季嘯聚者多移通判鎮撫之爲通

判府關山之壯田七之饒地闢民稠居然一都會也南望縣治北望程鄉東望大饒西望長樂皆二百里有奇雖鞭之長不及馬腹今以潘田一巡檢寥寥塘汛十數兵處之泰然太平道洽自古未有也閒暇綢繆盛王不廢通判府雄據上游實捎邑治之背仍應顧名思義移郡倅彈壓其間以守備一營爲專汛仲坑伯公隘添設防兵而仲坑巖谷深邃尤爲藏奸之窟礦徒窺伺宵匪易集更當力爲防閑苞桑之固不外乎此庵埠巳移縣丞分治內外周密山海敉寧惟

東南廂登雲登隆隆津江東諸都承韓江三河之流汀贛循梅來源千里高屋建瓴奔趨而至雖支分數條涸溪蓬洞大牙並經澄饒入于海然兩岸田疇俱屬低窪年年有堤決之患倘修補不時雨水驟漲蟻穴一開數十里井疆皆爲魚鼈則官斯邑者所宜加之意耳農田水利亦經國之遠猷夫

（堤岸爲海陽第一）（大政）

附郭沃衍無他謬巧惟豐政山中尚須經畫沿河堤岸及時保固則亦盡海陽之要務矣筆端清楚自其餘事

潮陽縣圖說

古潮陽縣在臨崑之麓唐元和間潮州刺史韓愈移建棉陽即今縣治也左右皆山前後皆水（用筆迴異）形勝視他邑特奇其前之水曰前溪即練江由滄州出海門其後之水曰後溪由濠洄出牛田皆海若也其左爲東山怪石嶙峋邑東之屏衛乎山外海汊橫截磊口河渡分南北二門淵乎若天塹然過此爲達濠招收砂浦兩都邑東之外衛也邑之右爲龍首山蓋自鐵山迤邐百里入縣治者鐵山在貴山都爲邑治諸山之

祖騰躍奔放疊聳層巒直抵曾山下龍首飛舞蜿蜒有矯若游龍之勢稱地靈者指屈焉山南山北皆百里平疇故產穀之區也凡邑田賦皆在坤乾二方其餘非山即海魚鹽芻茭爲業耳其地廣一百七十里袤一百二十五里獨城之前後爲最儉自潾洄泝流穿城渡江抵草蕪統計不過四十里澄海惠來犬牙逼于胸背臥榻之側鼾他人矣裒多益寡當以惠邑之徑口關爲界關北四十里咸歸潮陽草蕪田心永得寧靜則亦還所固有耳其隨山左右之水分南北

（鄭重田賦他生計亦可瞭）

（然）

（此亦）

（正論似不可少）

二條南條合貴山洋減之流經林八渡過臨崑出和平橋由練江入海北條合海陽普揭之流滙南砲臺出門闗石井二砲臺過桑田入海南砲臺在縣北稍西九十里當海揭之衝西南一百四十里有寒婆徑當葵潭之衝自寒婆徑迤南有鹽嶺雷公嶺徑口闗當惠來之衝邑西與普寧連界貴山減水兩都壤相錯焉麒麟埔樟岡狗眠厚山北山果隴埠塘皆强悍所宅穿窬奪攘之患普羅其殃逋賦抗租魚肉田主

今已奉檄更張知仁言之利溥也

毆差拒捕邑亦大受其困官斯土者不可不振起精

神於此間一整頓之也沿海要害有海門達濠二營水師雄踞城垣堅整足遏外來艘船之衝錢澳河渡廣澳蓮澳放雞山諸砲臺皆分兵戍守戰艦星羅安所庸更議哉潮邑時務惟在版籍混淆地畝不清有糧無田之弊累靡終極盡于此加之意乎（此是潮陽第一要務）城左濠溝隨潮出入爲邑東小河前溪後溪脉絡相通之處轉運諸舟皆賴之所慮沙淤水淺推挽維艱則疏濬深通因民所利亦輔相天地之宜爲王政之一事（大爲邑利）夫山環水帶疆理井然覺聚米畫沙尚屬多事

揭陽縣圖說

揭陽縣治在河之洲四郊皆洪流斷岸環城内外胥澤國也（筆情妍秀又是一樣叙法）平疇無際綠稼如雲舟楫從横依稀三吳風景潮屬十一邑推最勝焉北條之水源發程鄉長樂分水界流經貴人飛泉諸山東合石碇循梁大羅諸水過楓口分東西二流夾縣治會南溪出砲臺入于海南條之水源發海豐長樂分水界沿河婆百折而東過湖口合古溪經南城下會北溪出砲臺入于海二溪餘流貫穿城内瀠洄繚繞昔人詩云城中竹樹

多依水市上人家半繫船可以想其槪（詩中有畫）云其地廣二百八十里袤八十有五里北控海陽南連潮普東鄰澄海西接豐樂黃岐紫峯桑浦瘦牛四山環列其邑四維之望鎭乎揭陽山在城西一百五十里爲邑治諸山之祖飛泉嶺壁立萬仭卽秦時戍五嶺之一先賢晦菴朱夫子嘗遊其上有落漢鳴泉故蹟焉東南北疆域或七十里二十里五六十里純乎水鄉西二百里西南百二十里西北九十里與長樂海豐相錯則自二三十里外純乎爲山陬矣西北侯子洞險隘

峻絶直出長樂興寧爲惠潮要害西南河婆諸山綿

溥婆爲揭

邑第一要害故詳言之

亘深遠高原大谷田園孔多接連海豐永安諸礦山爲奸徒窟穴盜賊窩巢歷來抗法之區近雖極爲斂戢不可無善後之經畫其地藏匿萬山四通八達西南一帶距海永河龍各縣治遠至六七百里在左右者亦二三百里防守寥寥伏莽潛滋深爲可慮似宜

另設一縣確不可易

添設縣治彈壓其間割海豐一二都附益之設条將一營防兵一千分守要隘庶蠶叢鳥道可得寧謐而惠潮兩郡無礦徒山寇之憂亦未雨綢繆之急務也

揭邑至海尚百有餘里南北砲臺扃其內青嶼石井二砲臺鎖其外潮陽澄海爲之障蔽此不足煩區處（此是一大關係）惟邑治落地税十縣所無而揭獨有之始于明季閩省海船進港市糴而設迨後閩商不至稅無所出權就通邑貿易抽分補之歲額一千八百六十二兩有奇院司道府繙頭規例各如其三之二雍正四年裁革陋規不爲限額隨所收多寡爲賦民稱便焉但揭邑非商賈輻輳之區北溪舟楫上止萬里橋南溪舟楫上止普寧棉湖貨物所出甚爲微渺其自外洋至

者必經砲臺海關榷稅在焉此二十里內之落地稅似屬重出之征可否略爲變通使揭邑郊坰得與十縣商民均沾樂利是所望于大力之君子

仁人之言不必論其可行與否

揭邑河山景物寫得分外出色而山中另設一縣尤爲經國遠猷至雜稅雖似偏枯但相沿已久恐未能卽爲通變存此議論以見仁人君子之用心可也

程鄉縣圖說

程鄉者南齊處士程旼所居鄉也旼以匹夫爲善化鄉人其後人思其德因以其姓名其鄉隋大業間卽其地設縣治因以名縣南漢劉鋹割置敬州宋太祖改爲梅州以漢將梅鋗封邑也梅程變更歷代非一至明省州入縣而程鄉定矣嘉靖崇貞間屢分其地設平遠鎭平二縣而程鄉小矣雖然不小也廣二百二十里袤一百九十里踞郡上游當江贛入潮之衝遏閩汀擣粤之路爲三省之扼吭兼六縣之輔車可

不謂巖邑重地乎東則上井銀子隘皆接上杭爲萑苻逋萃之藪南則馬頭山入郎廟路通海揭越人于貨者所憑依也自西自北則平遠鎭平之石窟樟抗腰古鐵山嶂皆向來匪類窟穴爲我隣封鼾我卧榻時際盛平亦不足深論也

各處要害了然

環邑皆山在城之内者曰金山外曰東巖曰西巖皆培塿止供憑眺遠且大者曰明山陰那山王壽山皆高揷天峭壁幽奇索隱行怪者宅也銅鼓嶂高亦如之則蹠徒舊窠與海陽大埔共之黃沙嶂天馬山聳秀峯九狼雙筆諸峯雖高

此段言山

僅三四百丈亦表表可多者相公坪曲江風度則不以高卑較矣（以下言水）其大川曰梅溪曰程源亦名程江溪從鋗江從旼也梅溪源出龍川長樂合七都興寧之水曲折而東繞城南邑治之襟帶也程源出義化鄉即旼故里今在平遠境內由石坑韓莆逶迤二百里歷西郊而南滙梅溪邑東四里有周溪源出平遠而流小因濂溪書院得名也又十里有自東而西流者曰西洋溪又有小河引之東滙則鎮平水口也（總筆高老）凡邑之水皆會松口下蓬辣灘出三河趨郡城入海崇山邃

谷孔道所經舟輿絡繹商旅紛如奸宄潛滋之患或
亦逸豫所不免專城重寄僅僅千把末弁數十分防
之兵可恃為干城乎粤中武備寄於海疆而疎於山
二語乃粤東通病
莽似宜加之籌畫夫

叙次簡淨要害形勝了了靡遺文之以高潔勝者

饒平縣圖說

縣治在萬山中所屬南澳又在大海中黃岡柘林海山鴻門皆汪洋浩漫驚心駭目大山大海控扼全閩屹然嶺東鎖鑰焉饒之爲邑也雄哉廣一百九十里袤一百八十里南澳渡海水陸又七十里泱泱大國未可以貢賦無幾小之城北之山以尊君爲名敎忠也望海嶺在其東天保山在其西天馬繡衣在其南皆作鎮于近西南待詔山産上茶潮郡以待詔茶著矣鳳凰山高壓羣峯邑西巨鎮亦郡城之望乎尖山

（起手排闥出新又一杼軸）（句法矯健）（老勁）

在東洋屯連閩漳多險阻爲伏戎之區白鷳山險亦（帶出賊窠）如之土賊陳㽞眼擁衆處也縣北六十里爲九峻山通大埔烏道崎嶇張璉所巢縣東五十里爲老虎關通詔安東北六十里爲柏嵩關通平和均在分疆之閩漳潮巖險要隘也西北五十里爲張公嶺與大埔罩竹坪連界有山路可達高陂西七十里爲南嶺棟與海陽石坑接壤有小路可達陷隍西南九十里爲秀才徑饒海分疆當郡城孔道自邑抵郡一百六十（一東）里抵省一千八百里饒邑要害之在山者止此矣濱

海重地以黃岡爲最要黃岡在東南九十里當閩粤之衝副將巡檢防之而不足復移潮郡同知彈壓之由黃岡東行三十里至分水關爲入閩孔道自關抵（鄰省里道亦清）福州省城九百五十里耳東南三十里爲大城所又十里爲柘林水寨故明置重兵於此黃岡之南渡海爲南澳南澳四面大洋山崖險峻周廻三百里爲閩粤兩省咽喉重地自古海賊盤踞之區朝光跳梁倭奴肆虐大爲邊患今設總兵官鎮守之分隆深雲青（帶出古蹟）四澳雲青屬閩隆深屬粤宋少帝泊舟其南丞相陸

秀夫有墓在焉鴻門海山在灣西北東石浮礡與井洲蠟嶼皆內海星羅也沿海港汊以草尾港爲大南洋竹木穀米諸貨之所通也五塘六灣灣港樟山橫山下岱諸港弗可悉數海波不揚魚鹽蜃蛤之利無處無之千秋百世太平常如此日循良可坐而理也

有木雨綢繆意在

饒邑大山大海頭緒紛然寫得明白透快遂覺山海皆清成竹在胸設施何難此不可作文字觀也

惠來縣圖說

惠來西北萬山東南大海形勝與饒平相類饒控漳（以饒平對照蹊徑又別）潮之衝惠當惠潮之界亢扼險阻亦相類饒有黃岡南澳重兵環其外故邑治建萬山中惠來向若百千里上下茫茫杳無障蔽故邑治必濱海隅因地制宜昔之人固有道也（巨眼看破）時丁明季寇攘奸宄析潮陽之隆井半都大泥西頭惠來三都海豐之龍溪一都作邑建城嘉靖四年間事也（敘次亦異）廣一百七十里袤五十有五里後枕五朝前臨海若百花虎頭二山峙其左葵嶺

石牛兩峯列其右諸溪繚繞田疇平曠附郭形勝之大觀也東則金剛雙髻聳秀一方黃崗華古高隱之所宅也西則達三埠氷山頭虎頭寨盤紆險峻山寇（似整似散錯落入古）之所巢也千秋鎮在邑西七十里水遶山盤宋處置使鄒渢駐兵銘石處也又有千秋鎮石在葵潭之西十里宋少帝屯兵其上有永鎮千秋四字題石與邑西南三十里許之聞雞亭山皆當年元兵偪迫間關播越故蹟也望天石山在西北九十里嵯峨揷天上多水湖北麓三坑肚潮陽交界盜賊向來窟穴人跡

罕至之區也鹽嶺雷公嶺徑口關三途當東北三面

榯背穿心潮陽入我之要害也黃山徑在縣西八十

里通海豐狹不容車宵小所出沒也葵潭在龍溪都

萬山之中當閩粵孔道奸匪潛滋長鞭之馬腹也近

裁北山驛改設巡檢於葵潭行旅往來(帶出功效)之所便攘竊

私梟之所畏也自海豐甲子所而來以覽表渡爲扼

吭風濤偶作洶湧莫當龍江西南之天塹也自海而

來則東有靖海所築城駐防水師戰艦之所守也縣

南十五里有神泉城神泉港口有砲臺足壯金湯水

師兵防把總巡檢所駐劄也東南石碑灣赤山灣灣角溪東諸砲臺武震雷轟沿海折衝之屏翰也内地諸溪皆細流惟龍江可容舟楫上通葵潭合梅林南陽之水會溪口而下出神泉入于海祿昌溪源出鹽嶺流經白沙繞赤洲亦達神泉光華溪在邑東四里源出大峯山經虎頭合龍潭洋之流亦出神泉神泉一港衆流之所歸也山海交錯厥田中下岡阜高而（無人）（不知郄無人道及）溪流淺一日大雨山水驟至平地皆化汪洋兩涯之（如讀異書）間不辨牛馬十日不雨膏腴龜裂禾稼焦枯以足蹴

泥如攖利刃農夫之所躊躕也疏山浚泉修陂池水澤之利時其蓄洩田閒鑿井敎民桔槔人力補天工之缺太平司(責戒)牧之事也山川閒氣蔚爲人才作邑多年精英未洩鼓之舞之誘之掖之使士皆聞道(大儒經濟)不爲邪說所動搖人盡奮興不爲勢利所汨沒作忠孝以興仁讓經濟文章皆爲有用實學移風易俗之先務也海防周密山莽肅淸不於富敎(反變)二字殫厥心力雖卓魯龔黃無所施其巧也

局陣愈出愈奇敘次愈精愈密排山倒海之氣給

巾羽扇之度非時手所能夢見也

澄海縣圖說

縣爲海氛設也故名澄海取澄波之義云明嘉靖四十二年析海陽之上中下外三都揭陽之蓬州鮀浦鮀江饒平之蘇灣建澄海縣在郡治東南六十里即古鬬望司故地也大海之濱沮洳之宅平沙四望洲渚無數溪港從橫參差繚繞洋洋乎水鄉也哉綠樹晴波依稀一小蘇湖鹹潮斥鹵海風猛勁景物微有不同爾幅員所屆東西三十里南北六十有五里絕長補短成周一子男國也環城之水四圍如帶爲玉

帶溪源出北港流出南港南港在城南五里北港在城北五里其源皆出于韓江自韓江下橫隴溪分水東流經東林、程洋岡出南洋、東湖、南灣入于海者北港也自橫隴溪南流至大牙東分一派經上窖、沈洲、外沙入于海者南港也二港爲附郭屏翰前後金湯包羅固焉南港之南自大牙西分一派經蛋家園漁洲、富沙、橫窖諸村入于海爲新港自蛋家園分水西南流經漁洲、隴尾分一支東流入于海爲東港又分一小支西南流入于海爲西港自漁洲隴尾西分一

明晰爽快

於水道中見形勢

派經湖頭市舉登諸村入于海爲溪東港凡水在邑南流結東南入海者有五五港皆本于大牙則韓江横隴溪之右派也其横隴溪左派至程洋岡亦分兩支一從北畔山尾溪經東隴烏塗尾入于海爲東隴港一從南畔下北港者至南洋又分四支皆在北港之北一爲蓬子港一爲大洲港一爲飛錢港一爲旗嶺港皆入于海旗嶺港距城十五里洋艘所泊凡水在縣北流結東北入海者有六六港皆本於横隴溪則左派也其山皆培塿不足數獨蓮花昂然三百丈爲邑治後扆在城北

四十里半屬饒平神山低小巖景佈置頗可觀與龍船巖之石室均遊人所托足也大萊蕪小萊蕪二山皆在海中邑東之保障也潯洄山在西南內洋中與潮陽接壤自邑視之如拳然一縣形勢以大海爲要害海寇蕩舟乘潮可入故於沿海港汊設砲臺以控扼之在海中則有大萊蕪放雞山二砲臺在各港則有溪東沙汕頭三灣東湖平洲山頭子東隴鹽竈諸砲臺星羅棊布可云周密南洋樟林蓬州所鷗汀背（句中有意）皆有城堡阨塞藩衛有形之險阻不過如斯矣盛乎

化洽島嶼風清武備兵防徒爲壯觀之具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使人人尊君親上祗父恭兄是無形之十城也（此王政也）

澄邑溪河港汊最爲錯雜寫得支分派別井井分明如讀禹貢水道爲之擊節稱快

普寧縣圖説

普爲邑故潮陽分地也明嘉靖間以潮陽地廣梗治析洋烏戒水黃坑三都置普寧縣以貴嶼爲治所萬曆三年移厚嶼卽今縣治越十年潮陽復以洋烏戒水歸僅存黃坑一都以履畝丈糧一都遂贏賦額故（贊嘆一段章法入古）也絶長補短方四十里山川之秀土田之沃民俗之馴猶可以爲善國焉（單句老）與圖似圭而單薄左十里與潮陽貴山都連界洞仙陳洞二徑爲門户右十五里與揭陽棉湖連界邑南十五里爲大壩墟與潮陽貴山

淢水二都連界當海豐惠來孔道從玆至省九百四十里耳北十里有洪山爲邑治後康東北二十里入揭陽境由揭抵郡一百二十里耳西南七十五里爲龍根磜與揭陽惠來海豐三縣連界大溪自河婆下鯉湖出湖口合雙溪朝宗于揭此揭普分疆之流獨棉湖市鎮二三里地越入溪東似贅疣在普界内殊（棉湖宜歸普邑不待言而已見）不可解城南之水源出鐵山而細微流至東門百里橋始通舟楫經石潭過林𢹂出古溪口合棉湖大溪亦入于揭地無他產百貨不生穀米薯芋嬉嘻樂業

有勤儉而無驕奢官斯土者樂培之所慮褊小太甚
鄰封偪迫果隴北山麒麟埔樟岡徇眠强悍刧掠皆
在卧榻穿窬攘奪探囊拾芥追之則越境乃免捕之
衆非僅裒多益寡也
地方病痛不得不爲更
則法不踰域去疾防閑莫先于此宜劃減水一都貴
山半都洋烏都三分之一以赤肚嶺貴嶼湯坑鹽嶺
爲界歸之普邑則在潮無長鞭馬腹之虞在普無隔
巖掣肘之患兩邑吏治民生均有裨益而雲落吉安
兩巡檢亦可裁去其一斯一舉而三善備矣顧或者
以舊案洋烏爲請則不達兩邑形勢又或以得地爲

榮失地爲辱皆一片私心非爲民爲　國之道也

王土王民短長無非臂指地方大小何足介意惟

吏治民生要緊病痛所在不得不爲更張耳一片

公忠正論兩邑俱當欣服

大埔縣圖說

縣小賦薄而以大爲名埔邑是也（新穎）其地廣二百二十里袤一百七十里洵不小矣山多田寡磽确崎嶇名爲大而實未大爾介閩粵兩省之交東鄰永定西瞰海陽南接平和北控程鄉西南與饒平錯壤東北爲上杭連界六縣唇齒輔車相依雖曰僻處山陬實汀潮間一樞軸可不謂雄且壯乎天下治所多面南（正大精確）獨埔邑朝宗北向茶山形勢如衆星之拱辰極蓋有教忠之意焉東西之山若風波嶂陽石峰皆邑望鎮文

峰屹其南赦文峙其北天梯華表壯三河之勢闔羅石為閩粵之限陰那山在邑之西北半屬程鄉郡治諸山之祖也其川之大者有三曰大河曰小河曰小溪（水道明晰）大河在縣西上接神泉河合大靖小靖諸溪之流凡水自平和南靖永定上杭來者皆入焉潮人赴閩汀江漸必由之水道也（路徑亦清）小溪在縣西南自平和赤石巖而下合清遠黃砂諸流曲折北注與大河交會潮人由平和入漳州必由之水道至赤石巖而陸矣小河在縣西北源出惠州之龍川合長樂興寧程鄉鎮

平諸溪之流下三河潮人赴江西廣省必由之水道

○結○上○起○下○最○爲○高○老○

也凡邑之水皆滙三河三河在縣西四十里爲四都往來要衝明季設三河司巡檢築城守之至今不廢烏槎巡檢司距縣百里在高陂有山徑可達饒平大產司在縣南百里密邇平和界皆盜賊出沒要害也罙險峒巖不一其地若楓朗平砂虎頭砂陰那口鵶鵲坪天門嶺諸要隘萑苻作孽咸在此間九峻山羊腸九折爲饒平捷徑山寇張璉之所巢也長窖在縣東北十里許土賊鍾七鍾八跳梁處也銅鼓嶂在縣

西八十里程鄉海揭與埔邑各分一面古爲盜窠明末鍾淩秀弄兵于此皆留心防禦者所不可略哉時際隆平山無莽伏講孝弟力田墾闢蒿萊之政（太平王政不過如此）修陂池水澤之利澗谷岡阜皆種竹木槎蘖伐夭並爲厲禁財用足而禮義興雖彈丸小邑泱泱乎大國風矣

疆域山川位置脈絡井井分明而要害苞桑太平經畫俱在其內可謂簡潔周到

平遠縣圖說

平遠在萬山中故程鄉興寧分地也介三省之交與江閩接壤者半東鎮平南程鄉西南興寧東北武平自北而西皆章貢疆域矣廣百里袤一百三十五里舊志侈言之廣袤皆加一倍按之無有也項山聳其北鳳山屹其南東西阜巒迫峙俯臨雉堞周迴如蜂

（為後半議論張本）

擁求一二里平原之地弗可得已鐵山燕子五子石諸峯懸崖密箐為山匪窟巢探丸弄兵者屢矣石馬嶂梁畬徑則接長寧丹竹樓偷牛棟輋風逕則連興

寧大帽山蘋藤逕沿繩峰則近武平分水凹石正鄉則迫興寧竹牙寮皆亡命出沒之藪爲邑要害分兵設防扼其吭而鎮壓其邪心詎可以盛平而忽諸山高水遠舟楫之所不至溪澗涓涓無足道者人民土（易地則不然）田亦號繁庶食力衆而豪富稀磽确多而平疇寡鉎鐵之利江閩所資其餘百貨不出不聚儉嗇褊急得無有魏風乎禮教信義培而廣之廓如也竊怪平邑（是移風易俗本領）百里內山川形勝無如大柘一鄉其地廣平數十里（絶好縣治）畝皆膏腴居極殷庶遠峯插天環羅若城郭止大寬

舒之氣蔑以加焉建邑築城於其中固巍然大縣勝槩也且距壩頭泊舟處不過十里商旅亦便即大柘一河略淺數里大河舟楫可達城下又當筠門嶺程鄉孔道衝要足爲潮贛鎖鑰（不可不設縣治）當年作邑之人不知果何所見舍大柘而問豪居豈避衝繁求僻靜厭喬木（誠不）入幽谷耶（可解）今欲移縣治則安土重遷因陋就狹則鬱塞不暢始信披荊翦棘必須開闢草昧之才庸夫見淺狃於小而暗於大貽悞可勝言哉（當銘座右）賦僅三千人稱桀黠周行不遠供億亦煩未可以曹檜無譏遂弗留

心於民瘼惟官斯土者勉之

邑治局促大柘寛舒形勝相懸何止十倍且要衝之與偏僻近水之與枯山相懸亦何止十倍舍大柘而邑豪居刺謬極矣但二百年來無人道破鹿洲足跡一經便巳看透筋骨可知其參前倚衡集一不是民生經濟也

鎭平縣圖說

鎭平作邑爲萑苻也三省之交山峒深阻明季屢爲賊巢遠邇生靈横遭塗炭崇貞六年始割程鄉之龜漿松源平遠之石窟得地四啚遂建鎭平縣治儼然與十邑比肩稱雄斯亦偉矣（語有分寸）封域廣八十里袤七十里自東而南程鄉屛之自西南而西平遠藩之西北而北武平衞之東北一路上杭障之四塞之國皆山川所盤踞也斗大城池環桂嶺于内能容烟井幾家哉後擁三台前峙九了天馬誥軸鳳山龍嶂森羅列

翠不勝名狀大嶂峰屹立于東山半有湖平洋寬廣可容萬人奇花怪石山城之勝槩也胡椒逕在縣東三十里直通上杭永定諸山奥折鐵礦所生奸宄窟穴古稱要害大密逕在縣北三十里崇崖深箐伏莽跳梁者屢矣鐵山嶂半屬平遠天門凹與五子石連界梅子畲與武平平遠連界皆有名奸藪諸賊入寇之要害兵防捍禦豈堪緩須臾乎西北之水長潭爲大長潭源出武平與緑水湖相通平原中獨出一湖蓋奇觀也東北石窟溪亦出武平皆滙馬鞍潭合横

梁徐溪之水東流入于程鄉其他細流無足數者田少山多人稠地狹雖有健耜肥牛（如讀異書）苦無可耕之地羣趨臺灣貇闢成家臺中客子庄數十萬衆皆程大平鎮人民而鎮平尤倚賴之竟以臺灣爲外宅如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之意（此是鎮平第一要）今臺禁森嚴宜留心防範化導約束（着）無俾爲非查縣志有禁墟之說是益促其謀生之路匪類要結豈必墟期苟平其政何難稽查況使闔邑人民一蔬一粒必赴城市恐亦不勝其煩（此中有經濟在）何如使墟地皆化市廛齊之以日中之政百貨流通

餬口較易又令百里山川盡種杉松竹木切務官為巡守厲禁侵盜十年之後有不富饒者乎忠信甲冑禮義干櫓庶無負作邑者曰鎮曰平之義則良有司之責也。

鎮平土滿人稠謀生計蹙全賴臺灣疏通臺禁既嚴則游手無所復之自宜留心防範此探本塞源至論不可以常談目之

潮州海防圖說

潮郡東南皆海也左控閩漳右臨惠廣壯全潮之形勢爲兩省之屏藩浩浩乎大觀也哉春夏之交南風盛發揚帆北上經閩省出烽火流江翱翔乎寧波上海然後窮盡山花鳥過黑水大洋遊奕登萊關東天津間不過旬有五日耳秋冬以後北風勁烈順流南下碣石大鵬香山厓山高雷瓊崖三日可歷遍也外則占城暹羅一葦可杭噶囉吧呂宋琉球如在几席東洋日本不難扼其吭而擣其穴也茫茫大海無禁

迅速可畏

四通八達關係甚大

籬之限守之有道則萬里之金湯防之偶疎亦衆敵（危言至論可當箴銘）之門户膺斯任者難矣全潮海疆不過五百里上自南澚下迄甲子門中間島嶼澚港歷歷可數（潮海界限）柘林大城所居南澚上游有雞母澚後澚虎嶼獅嶼紅螺雞冠西澚諸山及橫山青山鹽漏上里諸砲臺與閩之銅山懸鐘接界明人防海知設水寨于柘林而不知南澚之不可棄（失策之極）遷其民而墟其地遂使倭奴紅彝盤踞猖獗（流毒無已）吳平林鳳林道乾許朝光曾一本先後盜兵邊氓塗炭萬曆年間始設副總兵守之　國家鎮以

元戎遊魂永靖蓋閩廣上下要衝阨塞險阻外洋番舶必經之途內洋盜賊必爭之地去留明效固彰彰若此也

利害兩言而決

南澳四面大洋周迴三百里分隆深雲青四澳雲青屬閩詔安治之隆深屬粵饒平治之左右兩營分守各疆亦以福廣名

詳細

青澳在東濤流險惡無泊舟善地雲澳在南近岸皆沙水淺風飛巨艦亦難停頓是以左營舟師必分深澳駐泊以深澳鎮城所在元戎旌節之區也深澳面北半倚山阿外險內寬千舟可聚若北風狂發則不如隆澳之安隆澳在西南

南颱驟起則又宜于深澚深澚之口爲青嶼爲蠟嶼青嶼石峯奇矶有海闊天空四字古蹟蠟嶼砲臺有兵防守與長山尾汛皆捍門要地也黃岡之南爲大澚爲獅頭爲鴻門爲信洲爲柏洲爲井洲南澚西北四十里爲海山海山雙峙汪洋中與南澚黃岡相犄角溪南防汛爲東石溪北防汛爲浮磚各港洋面鎖鑰固焉下此爲侍郎嶼爲三嶼爲五嶼水際卷石𡁜然小星賊艘偶衝亦有不攻自破之妙澄海洋中爲大萊蕪小萊蕪爲放雞山放雞屬潮陽境澄海協弁

熟悉風汛

點綴

亦趣

兵守之過此爲達濠亦在海中潮陽東方之保障也自明以來屢爲寇壘許棟張禮邱輝憑陵肆毒而輝殺掠無已慘酷最甚康熙二十年設副將兩營屯劄今改專汛守備城池戰艦屹然稱雄藩內則磊口河渡分南北兩門外則放雞蓮澳廣澳砲臺羅列其譙敢攖之下此爲東嶼爲西嶼西過龍潭鼻爲錢澳砲臺則海門營出口之要害也海門城據山臨海有水（蟬聯有法）師叅將駐劄猷灣河背兩岸砲臺皆在城下爲潮陽東南保障出口迤西爲靖海所靖海有城有砲臺屬

惠來境海門守備分守之靖海而南以石碑灣爲要害賊舟屢泊登岸剽掠赤山鉛錫石井諸灣皆苦海氛而神泉爲尤甚神泉登岸十五里則爲惠來縣南門上下舟航皆入此港爲惠邑第一要害築城港口駐劄防兵左右砲臺威武震疊華清甲子作我屏翰而海濱有長城之勢矣甲子爲惠潮樞軸有碣石水形勢收策師專守不容越俎代謀潮屬海面如此而已港灣雖多沙礁暗阻風濤不測舸艦輙碎非熟諳港道者弗敢輕入商艘往來不過旗嶺汕頭神泉甲子他皆非

所戀也奸宄潛浮雖不擇地亦在附近島澚可以泊舟之所不能日夜飄飄外洋且其意在刼船遠出安用必有垵澚可以棲身乃能窺伺商艘之去來必待風和浪靜乃敢駕駛出洋以行刼好生惡死盜賊所同豈曰不如官兵之甚乎官兵哨巡但出稍遠略觀港口島澚雖有賊船何處停泊豈果必發矢開鎗而有拒敵之患乎大師小弁分哨會哨非不耀武揚威帛然身登戰艦張大其事名曰出師乃南澚出師不過長山尾澄海出師不過沙汕頭達濠出師不過河

盜賊亦在滿坦中

妙論

切中時弊

渡海門出師不過猷灣碣鎮出師不過甲子天妃廟坐守數月及瓜而還罕有離岸十餘里試出海面優游者（舟員心寓一一寫照）商船被刦雖城下亦諉之外洋雖營邊亦移之鄰境彼此互推經年不倦若其海菜魚蝦微利所在戰勝攻取如臨大敵太平無事習與性成亦不足爲怪也

聖主德威無遠弗屆海波不揚陬澨肅清居今日而談防海等之一幅西湖圖耳（太平佳話）然閒暇綢繆聖人以爲知道文武寅僚同舟共濟善捐勸過相規（不嫌其直）協恭和衷

之誼也百爾君子共勉旃哉

海外情形瞭如指掌古今得失歷歷胸中併盜賊弁兵行徑一切時弊亦寫得無微不到如見肺肝經綸神手非書生所能道 隻字

修志雜說

志者記也所以記沿革廢興盛衰臧否亦古史之流也在國爲史在郡縣爲志則亦有學有識未可以補鍋之匠鑄湛盧哉竊謂方隅紀載皆關政治隨事提撕當與遒鐸不殊非徒沿襲舊文登記簿牘已也舊志雖佳未能於史乘彷彿且歲月滄桑諸事非昔難膠故轍將以垂法戒而貽治理遂不覺守舊之鄰於創新亦不得不然之勢者若謂有意更張則聽之知我罪我也夫

注意世道人心從來修志無之卓識

郡邑疆域城郭各有圖舊矣領圖必有說舊志無之猶畫龍而弗點睛有形骸而不能運動泥塑木雕強命之曰人耳至所謂疆域形勝關隘紛紛布列按其實皆前人膠柱也歲月遞更陵谷變易則又當有因時制宜者茲欲便于觀覽統以方輿槩之有圖有說

如此方為有用輿圖不是山水

提封遠近犬牙接錯形勢阨塞要害經畫綢繆之計

書卷

披卷瞭然亦庶幾少補於治乎潮郡故稱海國邑濱汪洋者殆半明季島夷盜賊蹂躪不堪今雖極波恬浪靜亦留心經濟者所不忍略也補海防圖以益前

志所未備

山川蜿蜒奔放起伏實關郡邑形勢必由原遡委肢（如此方能成）
節脉絡井井分明精神方得生動若但登記某水某（文方得山川眞面目）
山名目處所直一層酤簿賬耳茲編以迫於期限未（千手皆坐此病）
遑躬歷巘原難爲遥度就舊志略加增潤粗成章句
而已草率之譏所不免夫

學校所以敎也舊志止載儒學處所及社學書院名
目而已無學中之人無學中之禮無學中之敎於自（自不可缺）
古立學之意何居乎茲編備載十二庠官師諸生名

額恩授歲薦鄉飲鄉射養老讀法諸典　國朝臥碑
製訓飭士子文以及書院義學諸儒條規講儀學田
等類弗厭繁賾誠以此地爲人材所從出風俗所由
成不忍不加之意也

祀典之設所以崇德報功舊志文廟簡略無丁祭儀
注無陳設圖位無樂制舞節無執事贊禮人數皆非
也禮樂廢缺有司之過況郡僻在海濱性習喬野豈
可不明先王之度數以文之瀕屬諸生至不能舉禮
樂之名號即問之捷南宮通仕籍者亦憒然弗知爲

何物若復併志乘而闕之則後有留心好古之君子（一片若心有功世道）安所考究此不可不補者也一名宦鄉賢壇壝城隍凡廟祠之在典禮春秋官祭者皆附于文廟之後非此族也散見廟宇

國家大政莫如賦役兵防一舊志簡略太甚止載奏銷數目不知户口算賦代多重出之征田畝均輸亦有累加之弊詎可不考究原委彰我（非博通今古者不能）朝寬紓之仁乎一潮郡水陸營汛雖云周密然山深海澗要害孔多亦竊有苞桑之鞏綢繆未雨之慮一腔熱腸妄抒臆見（非留心經濟者不能）

皆前人所未及也。人物爲一郡之柱礎鄉邦之光耀多多益善敢云採擇顧必實係有德有功忠孝卓越文章品行確有可觀無論山林韋布皆足增輝志乘若徒以科名官階（此是世俗通病）爲人物謂貢舉南宮便可立傳則吾不知之矣至於閨貞潔節風化攸關顯微闡幽尤爲當務之急然亦必期核實不以夫榮子貴遷就濫妝一片苦心神明可對（眼前道理）

風俗之成與時變易何爲而列于志乘蓋將使官斯

上者酌劑轉移俾咸歸於醇厚也則不徒勦襲舊聞（無人見列）
亦不必諱澆漓悍健惟就近來氣習據實直書列入
聖諭廣訓以為移風易俗之人[illegible]及郡邑鄉村家家遵
奉時雍風動不過如斯未[illegible]
諭訓之先風俗若何既聞之[illegible]風俗又若何以此覘官（是方是整頓風俗）
吏牖民之誠否以此覘良莠變化之難易則斯志不
為苟作矣
災祥關乎人事列之方書欲士庶共知修省感召天（前人列入志乘原是）
和不得獨諉其權於　君上也川原物產無在非厚（此意）

生利用之資古蹟廢興安往非立廉起懦之地可曰（都有關係）無關名教隨意點染爲乎舊志古蹟載王莽南海亭是教人叛亂也載僧墳未化之臭腐是教人發塚也（如此方）其他此類槩爲削去要使登吾志者皆有益於世道（是聖賢中正之學）人心不爲悖理亂常之隱怪詎敢以其細而忽之

舊志廟貌淫祠槩入祠祀非古也特標廟宇一目以别於春秋丁祭者寺觀附廟宇之後從其類也琳宮梵刹布滿天下先儒常欲人其人廬其居矣若儼然（千載卓識一片苦心）與學校祀典並列欵目便似爲郡邑所不可少逃墨

歸儒之機安有期乎寺先書其廢幸之也修志不書
其爵貶之也使一方皆去邪歸正分此泥沙之金錢（快論）
以祗父恭兄周恤其族戚鄰里則修志者之意也
仙者何奇不過曰長生耳而其所謂長生者又不能
留塊肉以行於世必稱屍解夫屍解則非生矣佛者（喚醒）
何奇不過曰空耳無耳夫既空且無矣又安有所謂
佛乎山澤之民奉公守法終身不犯刑辟之條期頤（此是真仙活佛）
耄耋皆仙也存善心行善事一生無欲害人皆佛也
倫常之地自有仙佛何必從事於幽渺不可知之途（聖賢實際）

彼所謂仙與釋吾惡乎知之不知而謬爲牽引則妄也吾惡乎敢斯志也非敢黜仙釋也闕疑也（詞婉而意嚴）漢書志藝文後世郡邑乘咸宗之然必其辭其旨有關是邦風土民物者始堪選載他文雖佳未遑也腐生代斵稱功頌德之碑豎儒無賴佞佛逃禪之語（此世俗所謂文也）觀者欲嘔可命之曰文乎若夫陽儒陰墨虛寂良知似是而非之異學（學中論學多此一派）尤爲陷溺人心之大害舊志珍若誥敕併其斷爛殘缺之篇亦皆綠載正學不明一至於（大有障川）此良可哀夫周子曰文所以載道也害道之文豈忍

助其燄而張之。○回○瀾○之○功○

修志一事近多視爲具文誰能認眞着力一清從前訛謬作者惓惓世道人心以扶持名教裨益吏治民生爲主一筆一墨不肯輕下此古來志乘第一巨手也使無人掣肘得覩厥成豈特嶺南信史莫之與京哉惜夫

鹿洲初集卷十三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魯之評

說

江濆野人說

海豐君旣以不合時宜爲當途所嫉（起筆峭厲）於是當途號爲異端或名之曰怪物（從怪尹說來）君曰異端非聖人之道疑與二氏混迹怪物何傷乎遂篆其章曰怪物鹿洲山人聞

而笑之曰咄怪物不可以爲號請爲君更號曰江瀆（匪夷所思）君曰何謂也曰隱之也文之也而不見昌黎書（振衣千仞）大江之瀆有怪物乎業已負其異於衆安能與常鱗凡介爲匹儔則亦任世人之怪與不怪耳我固不必以見怪易操亦可不必以居怪自炫青波泥淖則存乎天（聖賢中正之言）矣仰首鳴號早知君不屑爲也（一解）君家天長距大江爲近人以地名亦固其所（又一解）且瀆爲大防江流滔滔或虞泛溢所賴以砥狂瀾奠井疆蒼生無魚鼈之患厥功偉焉嶺外蠻江隨波曳泥已成風尚（滿目蒼涼全賴中流砥柱）獨君以一怪挽

回頹靡立世道人心之防使吏治由之潔清丈夫所存氣骨障百川而東之功豈在禹下哉君曰以若所云則吾豈敢顧余山野之性家近江濱卽謂江濱野人也可（頌人以地名一解）鹿洲曰此夫子從先進意也善夫作江濱野人說（深情入古）

矯健峭拔高唱入雲如神龍行空不可摸捉此種文筆文心亦天地間一怪物也

王用九字說

江濆先生有令子曰錫疇請鹿洲山人字之山人曰（章法呼應）諾先生曰疇年十一通五經自幼桀驁（骨子）客不衣冠者命之揖弗能也山人曰然（是）又欲存氣骨者弓而箕冶而裘各有所肖君之子也（可謂克肖乃父）而桀驁固其宜先生曰爲我誨之卽名或未佳併改之山人曰佳哉吾聞諸箕子天錫九疇彝倫攸叙疇之功用大矣彝倫爲天地經緯邦家理亂氣運盛衰所分在叙與斁耳（絶大關係）錫則叙不錫則斁此名所爲佳也雖然疇有九自五行而

下皆以一用貫之字錫疇曰用九可乎（着眼）道存於天壤不用則虛而無寄治心脩身經世理物皆有至當不易之宜踐而履之爲德行措而施之爲事業墨守訓詁茫然不知所位置無用之儒也有體無用不可以言學有疇不用不可以言錫惟用九之勉之矣（以上是張之使大其用以下是翁之使善其用）抑用九之義又取諸易亢龍有悔天德不可爲首也用九既年少有奇才恐挾持過盛賢智先人或不能免是（大儒純粹之言）在涵養渾厚以學問陶淑其性情無使稜稜圭角觝攖人世之諱忌斯乾元用九之意乎（當前指點）余與乃翁皆以

剛直取禍氣骨二字可爲前車然欲使子韋脂求容

氣骨二字畢竟不可少

奄然媚世又非君子之道爲宇宙立綱常爲名教存柱礎在乎子之善用之也於書而求彝倫之叙於易

兼用二說自然無弊

而識悔吝之幾吾所望於用九者蓋有深焉先生曰善夫請書之以爲錫疇曷山人曰可

呼應

尊所聞則高明養其氣以剛大後生少年必不可易少當加鍛鍊精純之功使溫潤縝密粹然儒者方爲得之此聖賢中正之學持身涉世至理非徒在免禍上講究也筆如游龍不可方物

涂守謙名字說

黃子向自梁麓來爲予言盤陀涂子交相善也其爲人沈厚好學倜儻有大志將來所就殆弗可量予曰然吾邑内外山村海角人物鬱蒸忠孝節廉理學經濟文章之彦所在多有獨梁麓西偏無象盤陀二十里許自唐宋迄今少概見焉山川之湮鬱既久靈秀日開固當有人出也頃之子向介涂子於予予得交甚喜出自意外涂子原名邁倫以童試不利更名學詩又不利屬予向請予更之予曰名者父母所命不

可更也邁倫善哉丈夫生當世上不可無出類拔萃之思吾立心制行事事求爲（敎以立志）聖賢則聖賢爲豪傑則豪傑馳心於聲色汨沒於勢利卑陋齷齪俛首蓬蒿自安於愚不肖則愚不肖而已矣志所存則氣赴之故學莫先於立志立志（確是邁倫）既高發奮自易振拔流俗超邁羣倫在一鄉高乎一鄉在一國高乎一國固其所也最愛一武人語云我輩卽爲人奴亦應作羣奴長此言雖粗可以喻精學者常存此等意趣砥礪激昂隨在皆可出人頭地予願涂子顧名思義仍名邁倫

無疑也。是時邑大尹汪公月課多士遂以涂邁倫冠童子軍子戲謂子向曰涂子今果邁倫矣曩之不利（雖近于戲却是正理）於試者固知名不任咎也子向復請爲涂子字予固謝不敏既而曰涂子既名邁倫則有不可一世之概（此一進不可少）懼其尊已傲物也道在守之以謙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每見世人小有才華輒驕盈夸誕陵尊長侮朋儕無論輕薄淺陋非有成之器即其面目可憎不啻拒人千里外此學者之大患也故立志必以聖（數句是聖賢學問）賢豪傑自期而待人接物常凜乎有匹夫勝予之懼

所謂位置愈高而檢身若不及謙謙君子眞能出人頭地者乎欲爲邁倫字莫如守謙宜子向以爲然屬予筆之予既喜子向之能擇交又自幸得交涂子知涂子之立志矯然不隨流俗波靡將爲盤陀山川開湮鬱焉故樂爲之說（照應章法）抑予聞涂子大父江伯公爲吾邑名薦紳尊人長源先生烟霞高寄而好善樂道庭訓有方涂子當以信友者順親以繩祖武者養父志（始終教孝）庶幾無愧乃翁命名之義予與子向亦有榮施焉涂子勗哉

正其名以振其志氣爲之字俾入于謙虛以聖賢豪傑望涂子也先以山川湮鬱期開氣運後以家學淵源期繩祖武是步步引人入勝處誘掖警勵與宋儒一鼻孔出氣足見道義之交

程子篤字說

乙巳中秋余在太學助教程枳軒先生語余曰小孫名傳曾應童子試矣其爲我賜之字且書數言勗之余曰噫善哉斯名也其旨深其義大其望子以聖賢（領起全篇）有振刷流俗之意乎聖門之道惟曾子獨得其傳越千數百年而河南程氏夫子慨然以興起斯文爲己任今君也（就姓名拏出淵源恰好發端）程其姓而以傳曾爲名可不顧斯名而思厥義哉凡人之生皆可以造於聖賢卑靡小夫以科名富貴爲止境聞言道而怪聞學聖賢而舌撟不能

收若而人者余何暇與之言耶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爲不多而傳其道者曾子此程子之言也程子又曰顏子默識曾子篤實得聖人之道者二子也又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蓋淺露輕浮非有成之器虛憍夸詐非大受之才余今字君曰子篤君無以余言爲迂篤之字義訓厚而力君立心

指授節要

制行待人接物之間務皆從厚凡所當爲之事必認眞着力爲之徹始徹終登其峯而造其極無使留餘憾焉則他日之學問文章經濟事業可預知其遠且

大而爲子篤孝爲臣篤忠爲兄弟篤友恭交遊篤信

入聖切近工夫

義遇民篤仁物篤愛實心實力無虛假而無閒斷雖

推廣言之其義始盡

聖賢無以加矣夫忠孝信義仁民愛物皆道也造其極則爲聖賢蹈其憾則爲不肖寘然無覺悍然不顧

危言聳聽鈍僕亦爲警悟

則獸與禽學者不敢爲聖賢必將自安不肖流于禽獸而後止嗚呼可不懼與余語君以聖賢之學或必以爲迂且怪不知聖賢之道卽在人倫日用之閒夫

至平至易乃

何迂何怪之有而曾子所以爲聖賢不過篤實二字

有甘自暴棄者何也

學曾子曰我不能學篤實亦曰我不能乎自欺欺人

飾名務外以奸巧爲作用以刻薄爲聰明近今學者之通病也夫惟賢哲不逐波流願子篤無負而公命名之意則吾說未必無小補云

覔出一個絕大世系恰好爲初學下針砭子篤因應自愛讀是說者亦當躍然興矣

陰子儒字說

酉春放廢待罪棉江鶴石老友自翠華千里專伻馳書慰唁且以其次孫延宗屬余字之余曰噫宗之義不一古之以宗聞者亦衆不知鶴石所取者何居也

宗字層層駁去逼出箇儒宗來

徒綿衍宗支爲朝廷增户口此無能之士備人數耳謝超宗稱鳳毛則詞藻之末也范蔚宗有史才作後漢書至今不朽然亦不過文史之傳非吾所望於陰

所期者大

子五鹿充宗講經嶽嶽爲漢名儒渠雖未聞聖人之道是亦能學聖人之學者鶴石所以名孫不知或取

儒宗引線

諸此與否但宗之一字每為異教所剽竊命名之義（不許異端混冒足見衛道之嚴）不可不清余觀晉室習尚虛浮猶稱賀循為世儒宗（儒宗來歷）則宗必以儒為正而鶴石所望於乃孫之延之者意在斯乎雖然循不足道也晉安得有儒循亦未足以（逼出箇真儒來）宗也先王之道具在六經坐而言起而行日用倫常終身由之而不盡讀書不講求實學當躬踐履汩沒（實學踐履方算得讀書人）于清談誕放與沾沾八股制義科名得失之閒其荒陋不甚相遠也公然命之曰儒可乎儒者之學有體有用自身心性命之地推而行諸家國天下而準可

久可大可以紹往聖藏名山而開來學如此之人乃足當儒宗而不愧余願宗之爲君子儒也字延宗曰子儒宗其顧而思厥義焉正學昌明大儒輩出若宋之濂洛關閩則宗孔孟元之許魯齋明之薛敬軒胡（人儒正宗）敬齋羅整菴則宗濂洛關閩此皆君子儒也不宗程朱則爲異學金谿姚江白沙之徒皆以陽儒陰墨見（鳴鼓而攻不遺餘）譏有道況彼浮屠邪說所謂五宗尤離經畔道不容於堯舜之世者余將火其書廬其居肯聽後生小子（結出宗旨）墜入其阱中而不悟耶學者宗濂洛關閩則不爲異

端邪說所搖惑而孔孟之門牆可進余願子儒之識所依歸無負乃祖命名之意不知鶴石以余言爲然否也

就一宗字發論明正學闢異端誘掖後進粹然儒者之言也余讀此文亦曰爲世儒宗

族子曰仁字說

曰仁字近哉求仁當自近始也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仁人心也可知仁非外鑠當前求之卽是世俗因聖門不輕許仁雖顏氏子亦僅三月不違遂疑仁爲古今絶德高遠不可能之事無怪乎天下之不仁者多而一二不昧天良若景星鳳凰之不數見也夫仁之爲道廣大悉備而切近精實造乎其極而安而純之雖大賢有所不能盡隨其所見而存而體之卽中材亦擴充而不竭是何也無惻

註疏老

分出聖人學者身分見得人皆可能

隱之心非人也人敢曰吾獨無惻隱之心乎孝弟即為仁之本人敢曰吾獨爲不孝不弟乎近哉年少力強正當以仁爲己任不可汩沒世情而甘自暴棄孩提知愛稍長知敬實用其力於事親從兄之間推之而忠君愛國推之而濟人利物滿腔舉惻隱之心而仁溥於天下矣顏淵問仁夫子告以克復仲弓問仁夫子告以敬恕克復敬恕不在外求皆近也莫近於視聽言動而非禮者勿之則爲仁莫近於持己及物而如見如承不欲勿施則爲仁天下無明知非禮而

（明白透快）

（是從近處做工夫）

直道之以不得不爲仁令學者無可諉卸

故犯之學者無立意驕慢而陵人之學者於此求之其庶乎抑夫子有言剛毅木訥近仁非剛不足以任道非毅不能以致遠非木則病於浮華非訥則流於

見得所少是剛字病藥分明

誇誕近哉養成剛德遂兼四者此亦天生一近仁之質也近哉勗諸

說理明亮透闢如哀梨并剪爽快異常中間處處敲擊不啻耳提面命深得聖人循循善誘遺意

長兒雲錦字說

長兒雲錦冠而字命之曰倬文中庸引詩言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然則字錦者宜有取于絅于闇而余獨命之以文何哉蓋實有是錦之美於胸中則宜韜宜斂使無即於淺露而中未嘗有是美則又當濟之以所無守先聖博學於文之訓反求之六經陶淑乎禮樂而後有章美內含之具錦少不嗜書好走馬擊劍彎弓習礮以爲樂余惡之長而從軍海外逐北獻俘浪擲居諸戎伍間歸始皇然自愧欲一肆力於學

彝出大源頭

復奔走彿遑兼鶩爲詩歌喜古金石泛濫琴書玩物
喪志於道茫未有得焉若又命之絅與闇是益其疎
且陋也昔張横渠好談兵范文正勸讀中庸卒成大（對症）
儒兵武事也不可不以文藥之倬之義何居則取乎
其大耳文之大者在天爲日月星辰在地爲山川草
木而在人爲綱常名敎臣忠子孝兄友弟恭立身行（文字）
己待人接物莫不燦然秩然有法有則所謂道之顯（真諦）
者謂之文非浮夸粉飾欺人媚世之謂也勝質之文
不可爲文風雲月露雕繪詞章之文詹詹渺小亦非

吾所謂文也錦其歸而求之六經淑乎禮樂自日用
此是下學上達工夫
飲食灑掃應對進退之地居敬以收放心讀書窮理
以擴充其知識致力於脩身齊家之要而講求乎經
氣味醲厚
世理人有體有用之學篤實輝光日新月益斯可謂
天下之至文矣華國者以此章身者以此倬雲漢而
章天煌煌乎弗可量也雲錦勉乎哉

文字說得有關係是聖學入手工夫自小學以至
大學極之經天緯地乃斯文在茲之文大之至也
以精理爲家訓可補武侯戒子書

次兒雲龍字說

雲龍字虞颺或曰大皡軒轅雲龍紀官孔子之學於郯者可述也抑孔子稱老子猶龍而東漢荀氏有八龍管邴三人爲一龍諸葛公爲卧龍龍之可學者多矣而獨虞也耶曰居吾語汝上古之世荒邈難稽儒者讀書尚論斷自唐虞始老子猶龍之說不見於經未敢信且釋老異學將擯斥之不遑豈可復求其祖而師之荀氏諸子雖有八龍之稱予觀其學問人品未有東於道者東京習尚好相標榜君子不貴也管

邴三人爲一龍而華歆狗彘厠其閒則名士風流掃地矣南陽卧龍乃眞名士迄今讀澹泊明志寧靜致遠數言猶將中夜以興再拜而私淑之但其遭時匪盛弘濟艱難則非堯舜之民所願比擬者也今
天子神聖遠紹勳華百僚師師媲休臯益當茲草茅誦讀惟夔龍足慕耳我思龍之際虞賡颺盛美爲帝喉舌遭逢之盛千載無比雲龍幸生聖世得爲堯舜之民不學斯人愚之下矣吏考龍生平事史册不多見意其人必善自韜斂不矜才不好名類乎斷斷無

技者堯舜所用之人旣非無才者比況乎秩宗之讓
優於禮樂又爲同列所共推則其沈深厚重之槩可（解）
師也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此何如之重任則其剛方（解）
正直之氣足以鎭壓奸回之邪心又可師也納言之
（此是龍之眞面目絶好）
命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夫允信也卽誠也龍之必
（爲學龍者針砭）
誠必信不在出納帝命之日而在平居伏處之時學
者有志賡颺爲夔龍之接武其必自立誠始乎誠
則日用動靜之閒一言一行無有不實而浮華標榜
之弊不覺自消異端曲學不足以搖惑心志居敬弗

怠涵養日深讀書窮理知識日明講求有體有用之實學無使賡颺（層層逼緊）虛處士之聲則所以爲盛世夔龍者在此矣無媿虞颺之字惟雲龍之勉之不然而德之不脩學之不講悠悠忽忽坐廢居諸將學龍不成不爲虞之颺蚓竅蠅聲貽羞大雅猶畫（希言）虎不成而類狗也可不懼哉

因龍之官知龍之學就一允字而暢其說此是唐虞相傳心法即學龍者楷梯也文亦駸駸乎與古爲化矣

三兒雲翔字說

字雲翔曰仞千取鳳皇翔於千仞之義也（開門見山）世途險阻矰繳孔多非特枳棘不可以悽棲安知梧桐之下不有挾彈攝丸之之子自古及今殊尤見嫉雖上聖大賢且不能免況末學之戔戔者乎（氣韻蒼涼）惟有高飛遠舉足以全身遠害君子於是有知幾之學而余方自悔其前此之昧之也三子雲翔質最魯才最庸無足爲時所妬嫉賦性高謇有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之意向固非余心所喜者公忠獲戾後始器此子之

不汲汲於榮名與世人無爭患也將遂使高蹈烟霞（閑盡人情好杜門）勤四體分五穀鑿山爲田堰潤爲池嘯歌自得於清泉白石之間與巢父被衣相上下（義皇上人）庶幾古人所謂名可聞而身不可近德可仰而形不可覩者鳳皇于飛凌霄絕漢雖有矰繳將安所施可爲翔也信之矣（奇情）虎豹在深山人人聞聲而惴恐以之遊五都之市則販夫孺子皆持瓦礫而逐之是以（至理石破天驚）麟出大野足折鉏商龍入魚羣豫且見困英雄失路今古同悲孰與夫鳳兮鳳兮獨往獨來於千仞之上併梧桐亦不棲竹實

亦不食確乎有以自全不致貽德衰之誚哉閱歷日深識見日益倘樊籠之可脫卽奮飛以爲期余將振翮入山求所謂千仞者而居之自耕隴上而妻子耘於前則翔也爲克家之肖云

如書一幅高士圖

驟觀之似志微噍殺粗厲廣賁之音實則閱盡人情世故言言見道和平廉直勁正莊誠之響也山林自在廊廟憂危高士傳原不可以不讀特念切蒼生者未遑一思及此耳讀斯文可長學問

聳上者未遑一思及此耳讀斯文可發學問
林自存廟酒憂危苦士博原不可以不讀詩今切
謂世故吉見遺行不乘宜兩正推誠之論也
環興文致泰微潗殺輔屬先敗之書則闡盡之
於前則翔林為克家之首云

開今山來所論千仞者尚虎之自排耀上古表千訖
淡見日益論數體之可說而書蘇又爲明令將素
汴下合雅千有文自全不致貽藏妻客書黃間

四兒雲翼字說

莊生言大鵬不知幾千里其翼若埀天之雲（一針見血）噫大矣（眼目）凡物不徒貴其大以大而有用者爲貴翼而飛則有用之用也大展其能（展布廣）於青漢之間依日月躡風霆（身分高）數千里山川民物皆在肘腋覆庇下其爲用也大矣四兒雲翼自孩提卽高自位置稍長顧其名詡詡然自以爲大也余欲其（精卓不磨）勉爲有用字之曰展青青者何霄漢間氣象也與溟海迴別則位置獨高展之爲義有積厚發弘之意焉志立而氣赴神動而天隨非胸中

大有蘊蓄（經濟學問）腕下大有設施者詎足以與於此顧余聞儒生常談有長莫展迨當可展之時履得展之地靡不臨局倉皇（殷深源之輩）薾然沮喪是何也抱負無多鼯技易窮舉之莫能勝也行之莫能至也此亦如鷽鳩決起展在榆枋烏足與言青青之上展運大翼者哉其平居不動聲色（此是學養工夫）匪潛匪伏養翮思奮幸際天清日朗鼓壯氣以騰霄直上九萬里橫飛九萬里東西南朔皆我適意之地天下共仰展布之非常莫能測其精神力量之所屆斯鵬之爲大所以異於凡鳥而君子之善（一語有）

毛[illegible]鈞之力

其用者亦若是焉則已矣立體以致用積厚而發弘

通備歸宿

雲翼勉乎哉

堂皇高朗冠冕正大玉振金聲之文也

五兒雲鶚字說

北海有言。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以鶚性方嚴。好搏擊。爲羣鳥所畏。又鷙而有別。立不妄動。古人以比御史大夫立朝。凜凜風裁焉。余獨喜其善跱。有卓然自立强毅不移之槩。可爲後生小子求道入德之方。說得切近。字雲鶚曰立甫。取此意也。吾夫子十五志學。至三十而後立。又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若是乎立之難也。蓋篤志固執。不爲事物所搖。非知之明而守之定。其孰能與於此。故學莫先於立志。以

聖賢爲必可爲不以游移委靡蹈庸愚不肖之轍以（確是立字實際）千駟弗視萬鍾弗屑爲立品眞實無妄忠信不欺爲立誠卑汚苟且私僞牽引之譏吾知免夫自古及今未有悠悠忽忽而克有成者能立則日進高明以幾聖賢非難事不能立則日淪頹靡至違禽獸無幾希（危言悚惕應爲汗）於戲可不懼哉抑立之爲義兼有樹立之意焉道德（背）（周到）功業可傳於世者是也世風日下士子以科名爲樹立茫不知聖賢事業爲何等居官以尊顯爲樹立杳（一彈再）不識堯舜君民爲何事皆未聞道之故也天下王侯

將相當時則榮沒則已焉烏可以言樹立若叔孫氏（三嘆）
所謂立德立功立言斯可傳之千秋百世而不朽者（探驪得珠）
乎是以君子不論窮達常志在此三者出則立功處
則立言立德無間於出處立言亦功在萬世有一於
此足以屹立千仞爲世道人心之柱石况其兼脩而
並致豈不爲聖人之徒歟鷄其夙夜黽勉克思所以
立哉

樹議崇閎說理明快如入鹿洞啓臯比片言隻字
皆可垂爲語錄若徒以文字觀之則淺矣

六兒雲燦字說

今上聖德光昭卿雲疊見郁郁紛紛蟠成異采緬想虞廷爛縵百工相和而歌光華復旦亘古獨盛自非

穆然神往亦復蹶然而興

堯舜之民何能身親見之今茲所覩乃與符合幸得瞻被祥輝分映麗藻於光天化日之下可謂千載一

毫不費力

時燦之生也會逢其適則亦今之堯舜之民也字雲燦曰舜民燦其顧思厥義無輕視此民乎均是民而獨爲堯舜之民則必立心制行無背勳華風動時雍

說得精細深得教戒之體

先爲表率有一事一言不可以對堯舜則非矣顧民

之等不一燦當勉爲其上者天之生此民也有後知後覺則有天民之先覺君子以其身全盡天理爲天之民則當思上天所以生民生我之意是故得時而駕則能致其君爲堯舜之君使其民爲堯舜之民即所遇或窮而躬耕畎畝亦能抱堯舜之道樂堯舜之樂而非道非義之一介不輕取與千駟萬鍾弗屑顧（此中有工夫在）視養其志以有爲而後可以當天下之大任而不懼孟子所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此民也孔子所謂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者亦此民也其

次則不能自立待上之鼓舞教化而後興凡民也雖不可語於豪傑之士亦庶幾不自暴棄者又其次則不識不知耕田而食鑿井而飲併帝力而亦忘之蚩蚩噩噩之民余不能爲爍也數矣若言非禮義而行涉浮華立志不敢以聖賢自期舉動偏欲與庸衆爲伍此則聖世之苗頑其違禽獸也不遠舜不願以之爲民也爍也思無愧舜民之字當先思堯舜所望于民之心爲臣則忠爲子則孝爲夫婦敦禮法兄弟篤友恭知交全信義立心制行事事可以對勳華之主

協風動時雍之化併以其身爲四民之首而躬行表
率不遺餘力使百姓親五品遜今之堯舜從欲以治（筆酣）
（墨舞）亦曰此國家之天民矣夔龍元愷固堯舜之民也伊
萊望散亦堯舜之民也惟其道（妙妙）在焉而已雲燦勗諸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則爲堯舜之民者亦不過臣
忠子孝兄友弟恭事事可以對堯舜而已切近精
實易知易從非等寬皮天話

從子雲樞字說

雲樞字德辰樞本北斗第一星爲政以德者如之字此何居欲小子之據於德耳志道據德學者所同孔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從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人有生卽有德五常百行聖凡皆所當修豈必論爲政與不爲政哉出諸於身謂之德加諸於民謂之政獨善其身兼善天下有遠近而無大小惟在學以修之而已講學以修德則道明聞義能從不善能改則德立司馬溫公自言去惡從善若轉户樞

似爲汝小子砭也抑大易云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

佐警切

之發榮辱之主也汝曹謹言慎行無使有累厥德寡

融成一片大哀無繹

尤寡悔祿在其中於從政乎何有秉鈞軸佐太平固

爲政也一官一邑亦政也政行而人嚮慕之窮居修

精解

德而不孤有鄰皆北辰星共之義也小子勗哉

貼切下學身上方不是寬皮大話

從子雲路字說

雲路字汝由孟子曰夫義路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又曰舍其路而弗由哀哉以是知義爲天下古今所當行之理在由之爲貴耳世人弗由路而由徑舍光明（突兀離奇）正大之周行而趨邪暗屈曲之蹊間或枉尋直尺苟且以倖功名或汨沒異端以索隱行怪爲學問吾不（巖正斬截）（又是一種）願汝由之也又有不由徑而由竇阿權勢媚要津以患得患失之心希一階半級之榮昏夜乞哀驕人白日栩栩然竇中之智未必不笑竇外之愚吾不願汝

[illegible]之也君子以仁爲宅以禮爲門而以義爲路坦坦（補筆妙）康莊如砥如矢何羨他人之徑與竇爲耶澹臺滅明行不由徑高子皐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彼謹小而愼微懼毫釐以千里是故畢生無邪曲之累循途漸進幾造聖賢之域（此是希賢門路）後生小子安可不則傚之且古未有行不由路者馮河超海立見滅頂之凶適燕而南其轅勢將愈求而愈遠惟君子由所當由如規矩準繩之不可易由所不得不由如日用飮食之不可離是（原是聖賢中正之途不是另外）何也曰宜也宜在斯爲義義在斯無不宜爲臣宜忠

爲子宜孝皆義也（尋出一條路來）皆人所當由之路也凡言不忠信凡行不篤敬皆自投荆棘陷阱之中無所往而可矣

或曰雲路鵬程科名美事命字者宜有取於此吾獨以爲不然讀書本期用世豈不願以科名望汝（此是至情但欲其高出一頭地耳）惟恐汝曹以科名自域視爲登峰造極之品詣不復求進於聖賢之道耳科名得失有天者存卽得之而不足齒于人數者多矣聖賢之道不以窮達加損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與千秋百世共由之（是古今一條大路）斯天下之正路非區區功名富貴之途所得較遠近廣狹也汝由斯

之

頗似伏波誡兄子書而道理較爲醇備廣大精微

直造聖賢之域當於濂洛諸君子中求之

從子雲鳳字說

雲鳳字藹臣曷鳳也鳳棲梧桐食琅玕美矣棲與食（句中）（有骨）世人知之而不飛不鳴則德有所不足也卷阿之詩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蓋有道來儀天下大安寧之象是以言之不已而重言之繼之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疏媚字精細）媚于庶人媚愛也悅也非諂也藹吉良臣維上命使明良會合拔茅彙征之象也媚于天子則愛君媚于（所以非諂）庶人則愛民竭忠蓋以報國家賢者惟知有君民耳

高岡一鳴朝陽菶萋車庶馬閑翹翹徵聘原非以榮臣子之身家將使茀祿康純嘏常泮奐優游千百年如一日也嗟乎世人但能務居棲美飲食耳既飽既安則斂翼緘口雖鞭策之不能動其巧焉者媚于權勢而已矣受重祿而弗知其君處高位而弗恤其民蟠結營私牢不可破此齷齪鄙夫之所爲不可以士人目之鴟梟鴟梟傅虎而翼視茲藹藹勷相國家其臣品相去何如也鳳不喜詩書而好以武功自詡余故以藹吉進之仕途無用媚之區惟媚庶人以媚天

(說盡世人病痛感慨淋漓)

(此句可入語錄)

子則可耳聽命使于私家附權奸之黨羽早知鳳不屑爲也溫文爾雅使天下稱愛國愛民干城腹心之良士有功世道匪淺矣謅臣勗諸

士君子當爲鸞鳳不可悞入鴟梟一羣此關頭最爲緊要讀者當發深省